

上海人把粮店叫作“米店”。我家去米店不远,出163弄右拐是161号,它对面的茂名南路118号就是米店,穿过马路就到。那时,除新建新村的米店外,其他米店的前身多是私营小店,房老设施简陋仓容少。静安区第六粮油商店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粮油零售店,拥有八开间门面。

茂名南路的米店不大,门面两开间,但是开在钟和公寓底层,是公寓房,这在上海怕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居住的原卢湾,在1908年(清光绪三十四年)有了第一家米店,叫“万隆久米号”。1949年12月,上海第一家国营粮店开在原南市区陆家浜路。到1978年,全市除边缘及新村地区外,共有米店641户和粮油综合店220户,零售网点已能保证供应需要。

上海的米店分两种,一种是占绝大多数的纯粮店,另一种是粮油综合店。我们买米的米店是纯粮店,沿街柜台从北至南,北头是通道,米从这进店。有时见卡车拉米

来店,卸车是一块跳板一头搭车厢,一头着地;装卸工戴两侧和后有垂布的蓝色长舌帽,扛米袋从踏板走进店,在柜台后靠西墙堆放整齐。

茂名南路的米店

袁念琪

通道旁的柜台,放着四方形扁木框,里面是上海人叫“切面”的新鲜面,还有馄饨皮子。买馄饨皮子要早,晚了没货;买面不紧张。买面没带盛器不要紧,店里有裁成A4大小的旧报纸,托着面条回家。没人顾忌纸上的印刷油墨,生活品质的提高和精致是随社会发展而水涨船高的。店里还卖上海人叫“卷子面”的干面,包装纸上有“富强”两字。店家还把当日没卖完的新鲜切面盘成圆圈状晒干,这虽保存时间稍长些,但也不能久放。卖米样品放玻璃格里和面制品旁小木斗中,一些顾客还是喜欢捞一把用手摸,难道怕眼见为虚?一旁挂着不少每段约20厘米



20世纪90年代,上海渔船队远渡重洋奔赴西非的毛里塔尼亚(简称毛塔),跟他们联合捕鱼。曾经负责毛塔渔船队的同事老胡,告诉过我一个他们在毛塔种上海品种青菜的故事,听来蛮有味道——

沙地青菜情

王坚忍

位于西非的毛塔,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,名副其实的寸草之地,两眼望出去看不到绿,但见黄沙漫漫。不过它濒临大西洋,海鲜特别丰富,价钱比蔬菜都便宜。上海当时在毛塔有59条渔船,捕捞章鱼、墨鱼、鱿鱼等头足类,以及牙鲷、鲷、石斑鱼。那里鱼多、鱼好,船员却很辛苦,还吃不上蔬菜。毛塔多羊,可羊都是吃硬纸板上大的。没蔬菜吃,要得坏血病的。传说当年郑和到西洋的船队就配有一艘水船,专门栽植蔬菜和发黄豆芽、绿豆芽。为了让船员吃上蔬菜,我们找到毛塔附近拉斯岛上的一家农场,空运蔬菜给毛塔沿海作业的上海船员。农场有洋葱、土豆、卷心菜、番茄等,但就是没有上海人最爱吃的绿叶蔬菜。调教员老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1995年从浦东川沙老家带出了菜籽。毛塔渔业基地有一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,但那是沙地,想种菜有难处,沙地存不住水,浇下去便漏得精光。老张掘地一尺,吭哧吭哧地掘出一小块地,然后在地上铺盖一层塑料纸,再铺上搅拌在一起的黄沙和骆驼粪。这么一小块一小块地,忙活几天,菜地总算出来了。

育苗在基地食堂旁。一小块经过同样方式处理过的沙地上,撒上菜籽,开始育苗。基地有一口蓄水池,水是向当地人买来的,水质不佳,老杨用麦饭石过滤后,浇到育苗地,伺候得可小心了。半个月,苗就能移到小菜地去。一个月后,青菜蹿到半尺多高,长势喜人。基地一航次每船配给一塑料袋青菜(10公斤左右),尽管船是错开时间分批到港卸鱼的,青菜仍是供不应求。老杨忙啊!好在青菜长得快,管理便捷。他又在育苗小菜地上搭个竹棚,栽种丝瓜,撑起一片小小的绿荫。毛塔人会不会来拿?不会,他们吃韩国人农场中装在箱子里的蔬菜,主要是白菜、菠菜、毛豆、番茄等,就是不吃青菜。老杨,我们开玩笑称他为“菜园子张青”,他也不生气,笑呵呵地给船员配菜。船员因长期只吃鱼不吃菜,脚都浮肿了,自从吃上青菜后,脚都很快消了肿。

老杨退休后,接班的小顾、小江等都将伺候菜地当作分内事。他们还从上海带来黄豆磨豆腐给船员吃,豆腐渣则作为菜地养料,代替骆驼粪拌黄沙。这块菜地历时30余年,至今犹在。船员们都亲切地称它为“阿拉的菜园子”。

七夕会

老百姓“开门七件事”: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,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百年里,柴行在新场古镇虽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行当,却不可或缺地存在着、发展着。

新场古镇曾有三千多户、上万居民,每家每户的一日三餐都必须用柴灶煮饭、炒菜、煲汤、烧水……如果没有柴行供柴,家家户户就无柴可用。历史上,在新场古镇的洪桥街、包桥街、南大街等处,曾有富进生、苏进才、秦洪干、倪祥太、褚阿四、周爱莲、葛记等七家“领帖”(持有经营执照)的柴行。柴行一般经营四项业务:一是中介,二是代销,三是包销,四是转口。中介最简单,柴农有柴,并找到买家,柴行只是帮助议价和称重,做到买卖公平,收取中介费。代销是柴农把柴寄存存在柴行,由柴行代为销售,柴行收取差价费。包销,柴行负责收购、储存、销售柴的全过程业务。转口,就是柴行采购了柴以后并不销售,而是转口到上海市

永乐宫搬迁的奇迹

刘蔚

一款《黑神话:悟空》的电脑游戏风靡海内外,也带火了故事取景地山西的众多古建。永乐宫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我有所耳闻,它是为纪念八代开建,与北京白云观、陕西户县重阳宫并称为中国全真道三大祖庭,原址在芮城西20公里的永乐镇。20世纪50年代末,国家兴建三门峡水库,永乐宫位于库区内,经周恩来总理批示,在当时国力极其贫弱的背景下,水利部专门拨款220余万元,从1959年至1966年将永乐宫整体搬迁至县城北面的西周古魏国都遗址保存。

去年深秋的一天,我走进永乐宫。跨进永乐宫主殿三清殿,四面墙壁上所绘的壁画栩栩如生、灵动飞扬,一下子把我给震住



长的小麻绳,给顾客用来扎米袋口。面制品柜台往南连接着两个售米位,卖米设备由管子和漏斗组成。一方形的管子有活络铁皮板封住,拉开米入漏斗,松手则关。米入漏斗称分量,多舀出,不够添。漏斗下接管子,连着镶嵌柜台立面里的出米口。称完米,拉漏斗底部一把闸,米进顾客米袋。营业员放米之时是我高度紧张之际,两手紧握米袋两端,把袋口死死套住出米口,就怕不到位或手松把米撒了。随着我一声“好了”,营业员开闸放米;伴着“哗哗”声响,米从管道流入米袋。此时会想起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的台词:“白花的大米,流进老汉的口袋里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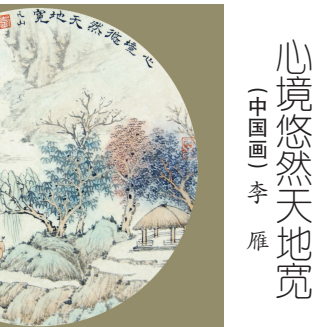
茂名南路的米店远去多年。在较长一个时期里,米店被看作市场的晴雨表,常用它打比方提醒某个业态发展过度失衡,如:羊毛衫店开得比米店多了!银行开得比米店多了!……现在米店没了,少了一张晴雨表。不着急,老话告诉我们:关了一扇门,会开一扇窗。

永乐宫搬迁的奇迹

刘蔚

了。这幅画名为《朝元图》的壁画,高逾4米,画的是道教中的近三百位神仙,400多平方米的壁画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大的单体道教壁画,它所产生的非凡气势竟让我感动落泪。

更让人感动的是永乐宫的搬迁,其重中之重是三清殿、龙虎殿、纯阳殿、重阳殿超过1000平方米壁画的掘取。为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稀世珍宝,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法,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。为赶在三门峡水库1960年蓄水前完成掘取任务,文物专家、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们日夜赶工,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壁画切割工作。掘取下来341块大小形状不等的画块,每块用两张木板夹住,木板的顶端用90度的角铁固定,木板与画块之间的空



心境悠然天地宽

(中国画)李雁

1953年,新场古镇上的柴行实行了公有化改造并进行了合并,业务上除了依然卖柴,还开始销售一些煤炭、火油(也称煤油)等。火油是照明灯的用油,也是煤油炉的用油。1968年,新场古镇上的柴行更名为煤炭行,不再买卖草柴,主营销售煤炭——有原煤,分为有烟原煤和无烟原煤;还有煤屑,以及煤球(烟似鸡蛋)。之后,煤炭行升级销售煤饼,即蜂巢煤。新场古镇上的居民自此不再烧柴,改以煤为燃料。原煤一般销售给企业单位,作锅炉用煤、铁铺煨烧用煤和食堂大灶用煤等,而煤屑、煤球和煤饼,主要销售给居民,凭购煤本或卡或票,计划定量购买煤制品。

1985年,煤炭行开始销售罐装液化气。仅仅五年时间,新场居民全部改烧液化气,煤炭行也更名为液化气供应站。现今,古镇通上了管道天然气。曾经不可或缺的柴行最终消失,折射出的是国家发展、社会进步、百姓生活的美好。

江南的春天,是从第一朵桃花绽放开始的。虽然那料峭的寒风还没完全散尽,桃花的一抹嫣红,已经迫不及待地地在枝头晕染开来。桃花的红,是一种看得见血液涌动的粉红或暗红,是少女顾盼生辉、目光传情的朱红;也是一种坚忍持久、静水流深般淡淡的浅红。桃花的美,是坦然的、率真的,它没有世俗的气质,与世间友好相处,成为蝴蝶和蜜蜂追逐的目标。

小时候,我寄养于外婆家,一个江南的古镇。每逢农历三月初三,我总会约好小朋友一起,行走在那蜿蜒曲折古老的青石板路上,走向古镇上的撞钟山,寻觅那片梦幻的桃林。沿街粉墙黛瓦的屋舍错落有致,静静地诉说岁月变迁的故事。临街的宅前屋后,粉墙内外,偶尔探出几株扭头红的桃花,像是俏皮的少女,好奇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,为这古朴素美的古镇,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泼。

踏入撞钟山区,我仿佛闯进一个粉红色的童话世界。那漫山遍野的千万朵桃花竞相盛放,满树的桃花挤挤挨挨,将枝条压得微微弯曲。我觉得,那每一朵桃花,都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五片花瓣薄如蝉翼,细腻而柔软,簇拥着嫩黄的花蕊,散发出淡淡甜香。那桃花的香味萦绕在鼻尖,让我沉醉不已。山野的风,像最温柔的使者,在我身边轻轻拂过,花瓣簌簌飘落,如雪花般纷纷扬扬。我的脚下渐渐铺上了一层粉红色的绒毯,我和小朋友们都不忍心踩踏,生怕破坏了这份美丽。

我带着惹人怜爱的桃花香味,回到家中。外婆告诉我,当年,曾有个书生在赶考途中,路过这片美丽的桃林。正值桃花盛开,他便在桃树林旁的凉亭中休息。夜间,一位身着粉色衣裾的女子出现,自称是这片桃林的桃花仙子。桃花仙子与赶考书生相谈甚欢,两人在桃林

的建筑构件,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地登记编号,搬到新址复原时无一差错。

然而,这样一项开创中国古代建筑搬迁历史先河的伟大工程,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联合国,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晓。差不多同时期,为消除水患、解决灌溉问题,埃及决定在尼罗河上修筑阿斯旺水坝,大坝的建成必然导致沿岸大量的古建筑与文物遗址沉入河底,从而惊动了联合国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呼吁,50个国家闻风响应,从1960年起,由24个国家的考古学者进行了40多次实地考察,经过

精确测量和计算,将22座庙宇化整为零,转移到安全地带复原重建。其中最著名的阿布辛贝神庙,采用瑞典专家提出的切割拆卸重装方案,耗资3600万美元,工程持续4年,将神庙后移180米,在比原址高65米的地方再现风采。

历史不会湮没,明珠重现光芒。黄河可以做证,中条山可以做证,那600多位为永乐宫搬迁作出巨大贡献的人,是保护中华文化、赓续华夏文脉的功臣。

说是写生,其实是写“死”,因为这次画的不是户外水灵灵的植物,而是凝固在玻璃柜里的植物标本。风干的枝用4B的铅笔重重地描,绿色的汁液曾经在里面流动。浸泡过药水的叶片用2B的铅笔轻扫打个底就好,因为它原本的颜色已经褪去。别忘了用HB的铅笔把缝在支脉上的毛线细细勾勒出来,它们支撑着植株生前的形态。画完之后总觉得不好,看不出它和长在泥土里的同类的区别。于是用橡皮蹭掉一点铅灰,模仿叶片的破损,垫叶片的底板上泛黄的斑驳也要涂出来,挂在枝上的小吊牌也画出来,贴在左下角的标签页也复刻了,模仿标本采集人的签名耗了我不少心力。最后,盖在标本上的印章也没落下——复旦大学生物系第10237号标本。

第10237号,在成为10237号之前不起眼地生长在世界某个角落,阳光来了就伸展叶片,雨水来了就拼命吮吸,春风来了就随风摇摆,冬天降临就安静躺下。后来它被科学家采集,处理,平铺在纸面上,挂上吊牌,贴上标签,盖上印章。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生命了,但成了一种生命的代名词,代言了它千千万万形态相仿又各异的同伴。

植物标本这种东西,把严谨量化的理性成分,注入抽象的生命物质中,使其作为科学工具的同时,又带有艺术品的色彩。有意思的是制作它的人并不是出于艺术的目的,只是单纯作保存、鉴定、考证研究之用,而这种留住生命物化形态的过程本身又充满了诗意,真是无心插柳成荫啊!见于平凡,见于过程,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真谛吧。

中共享月色。临分别时,桃花仙子送你一颗手工雕刻的“鲤鱼跳龙门”桃核,祝你考试一帆风顺。书生带着桃核上路,顺利高中。后来,他几次来此寻找桃花仙子,却见桃林依旧,桃仙不见踪影。于是,他隐居于这片浪漫且神秘的桃林中,修身养性,钻研学问,守护着这方福地,书写着自己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外婆还说,这方山上的桃花林,还是当地男女青年相识、相恋的胜地。桃花林,被当地人视为爱情的牵手之地,促成了不少情真意切的姻缘。

桃花盛开之处,也是民风淳朴之乡。江南的人们爱桃、赏桃,更将桃花融入生活之中。每逢桃花盛开时,家家户户都会走出家门,或结伴而行,或独自寻幽,不只为一睹那桃花的芳容,更在于盛开的桃花昭示着一年的好收成和生活的安宁。外婆古镇上的桃花树下,总有老人坐在竹椅子上,摇着描着桃花的蒲扇,讲述着四明山新四军传奇的故事。小孩们在桃花树下嬉笑追逐,手中的风筝线在桃花的映衬下,格外醒目;少女身着旗袍,撑着印着桃花朵朵的油纸伞,袅袅婷婷地走过,与满街的桃花相映成趣,构成了一幅诗意的春日画卷。虽然桃花的生命短暂,但在这里,时间却放慢了脚步,一切都变得宁静又美好。

我以为,江南的桃花,不仅美在形,更美在神,它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,更是江南文化的象征。如今乡村振兴,上海的现代农村种植了不少观赏的桃林,南汇还举办富有江南情调的“桃花节”。因为,桃花代表了青春,象征了爱情,传达了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丽。

江南的桃花,是大自然馈赠给江南的礼物,是我岁月深处的一抹温馨乡愁,也是我心灵深处的一片宁静港湾。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无论身在何处,那一片江南的桃花将永远盛开在我的心间,成为我生命中最绚丽的梦。

精确测量和计算,将22座庙宇化整为零,转移到安全地带复原重建。其中最著名的阿布辛贝神庙,采用瑞典专家提出的切割拆卸重装方案,耗资3600万美元,工程持续4年,将神庙后移180米,在比原址高65米的地方再现风采。

历史不会湮没,明珠重现光芒。黄河可以做证,中条山可以做证,那600多位为永乐宫搬迁作出巨大贡献的人,是保护中华文化、赓续华夏文脉的功臣。



说是写生,其实是写“死”,因为这次画的不是户外水灵灵的植物,而是凝固在玻璃柜里的植物标本。风干的枝用4B的铅笔重重地描,绿色的汁液曾经在里面流动。浸泡过药水的叶片用2B的铅笔轻扫打个底就好,因为它原本的颜色已经褪去。别忘了用HB的铅笔把缝在支脉上的毛线细细勾勒出来,它们支撑着植株生前的形态。画完之后总觉得不好,看不出它和长在泥土里的同类的区别。于是用橡皮蹭掉一点铅灰,模仿叶片的破损,垫叶片的底板上泛黄的斑驳也要涂出来,挂在枝上的小吊牌也画出来,贴在左下角的标签页也复刻了,模仿标本采集人的签名耗了我不少心力。最后,盖在标本上的印章也没落下——复旦大学生物系第10237号标本。

第10237号,在成为10237号之前不起眼地生长在世界某个角落,阳光来了就伸展叶片,雨水来了就拼命吮吸,春风来了就随风摇摆,冬天降临就安静躺下。后来它被科学家采集,处理,平铺在纸面上,挂上吊牌,贴上标签,盖上印章。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生命了,但成了一种生命的代名词,代言了它千千万万形态相仿又各异的同伴。

植物标本这种东西,把严谨量化的理性成分,注入抽象的生命物质中,使其作为科学工具的同时,又带有艺术品的色彩。有意思的是制作它的人并不是出于艺术的目的,只是单纯作保存、鉴定、考证研究之用,而这种留住生命物化形态的过程本身又充满了诗意,真是无心插柳成荫啊!见于平凡,见于过程,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真谛吧。

植物标本这种东西,把严谨量化的理性成分,注入抽象的生命物质中,使其作为科学工具的同时,又带有艺术品的色彩。有意思的是制作它的人并不是出于艺术的目的,只是单纯作保存、鉴定、考证研究之用,而这种留住生命物化形态的过程本身又充满了诗意,真是无心插柳成荫啊!见于平凡,见于过程,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真谛吧。